

艺界 有声

古籍数字化的学术探索

——《国学宝典》建设与应用学术研讨会暨2.0版上线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张丽

2月22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国学网联合主办的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建设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近30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探索古籍数字化对学术研究的促进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学宝典》从最初的单机版,到后来的网络版,再到最新的手机版,普及越来越广、传播越来越远,可以说见证了古籍数字化从兴起到兴盛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信息技术对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巨大革命。迄今《国学宝典》收书种数逾1万种,总字数达22亿,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根本性提升。

从2003年全国高校系统第一个专业研究机构电子文献研究所的设立,到2008年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数字文献学实验,再到2014年全国首个数字文献实验室的建成……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方复全回顾了首都师范大学20年来在古籍数字化领域的探索和成果,《国学宝典》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表示,未来首师大仍将在古籍数字化领域继续加大投入,期望建成一座真正集科研实验、数据加工、资源挖掘、古籍收藏、实物展览、虚拟体验、教学互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数字文献实验平台,并力争建成国家级

数字文献实验室。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认为,《国学宝典》的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示范性、表率性的工作,与中国文联曾先后发起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等编纂项目,都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学宝典》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最早使用的数据库,他谈道,人文学科的研究,离不开材料和工具,只有掌握便捷的工具,才能积累充足的材料。《国学宝典》正是这样一种工具。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邱运华几乎见证了数字文献学和《国学宝典》的每一次成长,他特别提到国学网一直在筹备的中国国家谱数字化工程,呼吁各方力量能襄助尽快推动。《国学宝典》的建设亦倾注了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赵敬刚、马自力、李均洋等几位教授的许多心血,他们细数了每一次文字载体变化所引发的巨大革命,而《国学宝典》正是古籍数字化时代的其中一位开创者。

呼吁推动《国学宝典》的产业化与公益化

“希望《国学宝典》对于学术研究

的助益,将深刻改变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甚至研究方向,从而掀起一场学术研究的革命。”《国学宝典》创始人、首师大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提出两大愿景,一是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数字产业学院,二是将《国学宝典》完全公益化,推出公益版。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认为,《国学宝典》公益化,不仅需要高校系统的强力支撑,更需要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可以先开放常用文献,再逐级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部委员刘跃进表示,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诸如辑佚学等一些传统学术,很可能被逐渐替代而消失,而《国学宝典》便是这个替代者,其公益化必将造福社会,但亟须由国家出手,整合学术界、出版界等各方力量,统筹规划,全面施行。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表示,辑佚辑校辑释之类的课题项目,适合交由国学网来进行数字化,而无须重复申报社科基金,且可以随辑随做,发布上网,即查即用,百益无害。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强调在启动公益化之前,一定要打好地基、选好底本,并按照不同的学科和课题进行分工,由各领域的权威专家来负责把关。北京大学教授张涛说,《国学宝典》目前所收以中国古籍为主,期待将来加大域外汉籍的整理,开拓新的领域。在北京大学教授傅刚看来,公益化

可能为将来的古籍资源整合提供一个契机和平台。特别是中国人文学科所用的评价标准仍然是外国的SCI,将来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大数据库,建立自己的国家评价标准,而不再盲目跟随西方的评价体系,这理应被提升为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国学宝典》在制定古籍数字化标准方面大有可为。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呼吁学术界和出版界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古籍数据库的公益化,切实反映学者和读者的需要,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史料文献和研究论著也应被纳入收录范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曹立波自述写作《红楼梦评传》时所用便是《国学宝典》,他期待《国学宝典》能收入《红楼梦》的更多版本,同时引入当今虚拟现实等多种技术手段以助益教学。藏书家韦力建议《国学宝典》除了收录通行汇校本之外,还应兼收并蓄更多古本,尤其是珍本、善本,尽量存其原貌,方便进行版本差异比较。

《国学宝典》2.0版上线启动仪式同日举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庆代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共同参与国家重大项目 and 课题的研究,尤其是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知识总库和图谱,形成一套足以覆盖各个领域、对接各种场景的文化基础设施体系,以满足当前对于中华文化元素应用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

评序 专栏

磅礴云起唱英雄

——读陈玉福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

梁鸿鹰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闪亮的坐标。我国西部作为英雄成长的广袤土地,从来就因生长着英雄的故事而格外令人向往。

陈玉福就是西部众多讴歌英雄作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创作有着很强的民族性和人民性,从来不落笔于个人悲欢和小情小爱,而是以大我意识和家国情怀为自觉追求,主旋律和英雄主义更是他创作中的一条红线。在他的心目中,生养和培育自己的西部土地和历史文化,是自己最充沛的创作源泉。他的中短篇小說集《马莲花》《西部狼》等,直接取材于西部的现实生活,不倦颂扬西部人民的勤劳创造和坚韧不拔。而长篇小说《国家使命》《国家职责》《建军大业》等,在体现国家利益、人民品格的同时,自觉为民族写史、英雄立传。陈玉福上千万字的创作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对时代精神民族精神英雄人物的礼赞,对现实和历史中英雄的讴歌。在《西部人》之后的《八步沙》《治沙愚公》《绿色誓言》,以及《热血军旗》之后的《西凉马超》,还有今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这本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都是振奋人心讴歌英雄主义之作,充分体现了他在创作上的卓异自觉性。

我国古有音节慷慨悲壮的《八声甘州》,而甘州正是今天的甘肃张掖,明朝九边重镇中,甘肃镇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边防意义,同样是杨家将后代杨嘉谟在着力保家卫国的地方。



《八声甘州之云起》

透过这部小说的艺术描写,读者们会重新意识到,在我国西部的甘肃张掖和甘州区,不仅有神威天将军马超、霍去病、沮渠蒙逊等,还有我们绝不能忘记的英雄杨嘉谟。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开始,是杨嘉谟被押赴刑场的场景,身陷囹圄的杨嘉谟吟咏绝命诗出场,诗中道,“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诉西风。”从而拉开了小说的序幕,这仿佛预示着英雄与奸雄的较量,更是一个正直英雄难以逃避的命运。

原来,已升任凉州卫指挥使的杨嘉谟驰援庄浪卫,与瓦剌军奋勇作

战,却因得罪了甘州府镇守太监侯大鹏,被其定为死罪,在甘肃镇总兵的斡旋下方改判流放戍边。19岁的杨嘉谟来到古甘州后,决心扳倒侯太监势力,匡扶正义,却又招致制屠戮刀(芙蓉膏)的大后台肃王憎恨,惹来杀身之祸。出狱后直奔疆场击败瓦剌军入侵,终成为固守甘肃镇的重将。整部小说以“充边甘州”“重振军心”“智取瓦剌”“肃王结仇”“力据强敌”“甘州驰名”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展开,演绎了杨嘉谟等杨家将后裔整肃边军、对抗夷狄、兴农田、治黑水等丰功伟绩,一代名将跌宕起伏的热血人生跃然纸上。

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以细致的描写还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明代社会生动的画卷。小说具体描写了杨嘉谟一生的波瀾壮阔、大起大落,他慷慨悲壮的一生,印现了明代社会的复杂,朝政的腐败无能。而令人欣慰的是,杨嘉谟一生数次沉浮中似在冥冥中有一个巨大的正义力量,在托举着一个英雄去建立千古功勋。小说告诉我们,他命运的每次峰回路转,他人生命运的化险为夷,是时代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更是命运的巧妙安排。从陈玉福为我们演绎的杨嘉谟的英雄故事里,人们感受到的那种九死而不悔的自强不息精神,那种驱逐鞑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更是慷慨干云的甘州精神的体现。“云起”,是杨嘉谟人生路上三个阶段中最为艰难的一个

阶段。既表明了杨嘉谟抵制侵略者的态度,也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抱负和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的具体体现。

陈玉福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人善讲故事、爱听故事,讲史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八声甘州之云起》积极吸纳民间文艺表现手法,进一步开掘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表现深度,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曲折生动的情节,传扬主人公的精神品格和民族大义,对于塑造民族精神、传扬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谱写了一曲中国西部英雄主义的“八声甘州”,有着强劲而又昂扬感染力。

《八声甘州之云起》出版后,在甘肃张掖引起了极大反响。张掖人只知道甘州历史上有个“高总兵”,不知道有个“杨总兵”。通过该书,我们才知道了原委。杨嘉谟文武双全、军功盖世,杀死了皇太极的老子努尔哈赤。故皇太极当上皇帝后,下令把杨家将的生平事迹全部给销毁了。清朝钟赓起著述的十二卷本《甘州府志》里关于杨嘉谟的记载,只有区区14字。皇太极为了报“杀父之仇”,对杨嘉谟网开一面已经是“皇恩浩荡”了。陈玉福10年前,就写出来10万字的小说《凉州杨家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出版。为了把这部作品完成,陈玉福接受了张掖市委政府的邀请,到张掖扎根人民,深入张掖民间采访,十年磨一剑,才完成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部文学代表作品。

当然了,一部逾60万字的作品还不足以把杨嘉谟身上所代表的西部英雄主义事迹写出来。在这部书之后,作者将有更精彩的书写,期待陈玉福早日推出《八声甘州之乘风》和《八声甘州之星沉》,对杨嘉谟人生和西部英雄主义后面两个阶段的故事进行诗性的艺术还原。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文艺报》总编辑)

典读 党史

在毛泽东身上,文艺的潜质几乎无处不在。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曲折,文学艺术总是让他渡过难关的重要支撑,有些故事至今让人读来既感动又感佩。

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这次眼疾已经给他造成诸多不便,其中一条就是无法保持正常的读书习惯,而必须由工作人员代读。那天的手术,是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专家唐由之做的。出生于1926年的唐由之,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术。年谱记载,毛泽东被扶进做手术的房间时:音乐准备了没有?手术中播放岳美缇演唱的昆曲岳飞的《满江红》。(关于这次播放,也曾见到一则记述,即据张玉凤回忆,当时放的是蔡璐饰演唱的《满江红》。)手术后约两个小时,毛泽东在卧室写下了鲁迅的诗《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签上名字送给了唐由之。毫无疑问,这张用铅笔写下的特殊的“书法作品”,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鲁迅的《悼杨铨》作于1933年6月21日。杨铨(即杨杏佛)与鲁迅同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他于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政府特务组织暗杀于上海,6月20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葬礼。因为同是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鲁迅的安全同样堪忧,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就劝他不要参加葬礼。但鲁迅毅然前往,而且出门不带家门钥匙,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决心。葬礼结束后回到家中,鲁迅即写下这首表达缅怀和愤懑之情的七绝诗。毛泽东之所以在那天抄录这首诗,是因为诗句“花开花落两由之”中,最后两个字与唐由之的名字重合。毛泽东的联想能力之强,当然是因为他熟悉从古至今的诗歌名篇,让这样一次医学行为平添上艺术的佳话。而且这么一次小手术,引出了不止一个艺术话题,戏曲、古典诗词、现代诗歌以及书法等等。

晚年毛泽东身体状况日渐衰弱。1975年10月1日,那一天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他靠在床头沉思,自言自语地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啊,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多么令人动容的细节。毛泽东就是这样在读书中思考,带着思考读书。他把读书视作生命的一部分,是解决生命难题的重要途径。1959年8月6日,他写信给刘松林说:“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郁闷时可以看看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刘松林,原名刘思奇,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

新知 书架



《凝固的浮云》:记录与共和国共度的时光

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凝固的浮云——一个共和国同龄人四十年人生回忆》一书。该书作者吴长生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1970年代初在西藏走上新闻道路,1980年代以后先后在《人民日报》农村部、经济部、华东分社、香港办事处、国际部任职。《凝固的浮云》记录了作者与共和国共度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时间跨度为1948年到1988年,从作者的记述中,读者可一睹改革年代上下同心、求新求变、百舸争流的风采。(韵文)



《画室一洞天》:记述冯骥才的艺术生涯和精神生命

该书为冯骥才2022年开年全新随笔集。2020年,冯骥才曾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随笔集《书房一世界》,此次出版的《画室一洞天》为其姊妹书,堪称珠联璧合。全书76篇短文,以冯骥才的画室为发散点,纪事状人、谈古论今、抉奥阐幽,记述其艺术生涯和精神生命。内容丰富厚重,文字严谨真诚,既有情趣更富情怀,直抒胸臆中兼有关于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作者自言:“写作于我,更多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更多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谢颖)



《我与《资本论》翻译》:回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经历

日前,中国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与《资本论》翻译》,该书为翻译家张钟朴的个人口述录。作者回忆了自己参加工作、学习理论知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经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传播事业的伟大实践和经典著作翻译家群体集体学习、集体翻译、集体校中,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又热情高涨的工作态度。《我与《资本论》翻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丛书中的一本,丛书想要用这种特殊方式,缅怀一代代翻译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张丽)



《小生唱腔与伴奏》:完整呈现唱腔曲调全貌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小生唱腔与伴奏》,采用唱腔谱与伴奏谱分开记录的方式,既完整清晰地呈现唱腔曲调全貌,又满足乐队伴奏免于翻译的需要。书中插入了一段小生唱腔伴奏,使读者能够立体学习小生唱腔。

本书翔实记录了三大小生姜妙香、俞振飞、叶盛兰的唱腔曲调,包括皮黄腔、娃娃调、昆腔等内容。重点解析了小生与青衣的不同演唱特征,全面论述了小生前辈创造的声腔技巧。(郭海瑾)

文学可以让人消愁破闷

——《毛泽东年谱》里的文艺(之九)

周晶明

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年9月底至1961年8月,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你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可以知道,文学,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性。

说到毛岸英,同样让人联想到文学。1950年11月,听到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消息,毛泽东强忍悲痛,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然后目眺窗外,背诵起了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人生多难的忧愤深广可谓透纸背。《枯树赋》也是毛泽东晚年最重要的读本,时常会拿来重读。直到晚年,他还在为诗句的注解表达个人意见。毛泽东将读书学习进行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976年8月26日,仍然向工作人员索要宋代洪迈的著作《容斋随笔》,这也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9月8日,在接受抢救,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孔插着鼻饲管的情况下,全天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或书,阅看11次,共二小时五十分,最后一次阅读,是下午4:37,看了约30分钟。直到深夜,处于弥留状态,在京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组前来告别,依次走到主席病床前,毛泽东以眼神示意,一一握手。9月9日00:10,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毛泽东一生创作过数十首诗词,创作这些诗词时的情感状态各不相同,有壮怀激烈之时,也有愁闷难耐的时刻,无论处于何种状态,文学的阅读与创作,都是他表达丰富情感、平复情绪状态、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对红船的历史回望与文学敬意

——读丁晓平《红船启航》

刘金祥

军旅作家丁晓平创作的《红船启航》,通过完整讲述和生动还原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南湖革命纪念馆建设以及红船精神的提炼弘扬的历程,成为一部诠释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优秀报告文学。

叙述鲜明、议论精当是《红船启航》的一个鲜明特色。党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在准确把握历史事实和严格遵循科学理念的基础上,对党史某一阶段做出以现实为旨归的文学描摹和形象疏解,呈具理论论辨、思想策动和精神引导的价值与功能。《红船启航》从过去与当下、精神与价值、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角度,以上下两卷的体量结构作品、安排体例,不仅专注于“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而且寓目于红船精神催发的嘉兴现实巨

变。其中上卷以“红船劈波行”为主题和基调,主要状写中共创建过程和一大的一大的辗转召开;下卷以“精神聚人心”为题旨和主线,从“五色嘉兴”起笔切题,回望和叙述红船复制、南湖革命纪念馆兴建以及红船精神的当下演绎。作品借助通达晓畅的描绘和深远浑博的阐释,悉心演奏了百年党史惊心动魄、百转千回的壮阔乐章,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传承精神谱系的政治自觉。

百年党史文献资料卷帙博繁,丁晓平通过引证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通过运用众多实地考察获取的一手素材,以吉光片羽的表述和殊少凿空的论断,生动勾勒出建党过程的原态和本貌,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理性认知与科学研判。《红船启航》将冷静陈述与理性思辨化为一体,将历史事实

和现实感悟有机交融。作家一方面回眸历史坎坷与艰辛的百年党史,形象诠释伟大建党精神是共产党人的主要生命密码;另一方面关注红船精神的当下赓传,详尽描摹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三次建设的华彩篇章。摹写南湖革命纪念馆,也是作者践行“国之大者”时代使命的具体实践和现实例证。

而在红船精神的滋养、培植和引领下,进入21世纪的嘉兴正在扬新时代风帆、建新征程伟业,正在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精彩板块。《红船启航》从现实出发对历史进行能动打量 and 审美观照,以较大篇幅描写嘉兴当代人物、讲述嘉兴历史变迁、言说嘉兴地域风情,传递嘉兴发展讯息、凸显嘉兴文化禀赋、展现嘉兴人文风范,通过陈叙和呈现红船背后的众多现实故

事,使读者认同红船精神所幻化出的当代嘉兴传奇,真切感受到红船精神永不过时、永不衰竭的强大生命力。

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既是报告文学的特点,也是报告文学的优良。作者在尊奉实录历史这一报告文学写作基本律条的基础上,在艺术架构上注重从历史、现实、文化、精神等多个层面和角度,发掘和展现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使得作品既葆有面向历史纵深的宏大叙事,也有剖解时代断面的微观横剖透析,更有切入历史文化肌理的深情吟唱,从而实现对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本质揭示和当代弘扬。《红船启航》以鲜活语言状绘党史真相,以激情文字耙梳党史脉络,以珍贵照片呈现党史场景,作品兼具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在这里党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史志记录,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红船启航》获得了一种自适于描述对象的书写模式和言说话语,作品已将丰沛信息和表达范式浑然一体,在一种被重新点燃的文学语境中为读者提供新知和美感。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